

牛头党奋斗51年 考验梅加瓦蒂的领导能力



作者:安瓦尔·萨拉吉 (研究者、政治学博士生)

印尼民主党在1986年第三届全会之前,受到内部冲突的打击。原因是,自1973年1月10日被新秩序政府合并以来,印尼民主党在选举中的选票份额有所下降,即1977年选举中的29个席位(10.06%),在五年后的1982年选举中,下降到24个席位(8.60%)。结果,印尼民主党精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导致了破坏性的局面,并威胁到该政党的存在,特别是与加强印尼民主党的干部和派系的自尊心有关。当时的印尼民主党领导人,特别是总主席苏雅迪(Soerjadi)、马奈·索菲彦(Manai Sophian)、苏北尼(Supeni)与萨班·希拉伊(Sabam Sirait)认为,带有公牛标志的政党需要苏加诺家族的参与,作为可以挽救印尼民主党存在的人物。在陶菲克·基马斯(Taufiq Kiemas)的邀请下,梅加瓦蒂最终同意在1987年大选前加入印尼民主党。陶菲克·基马斯是梅加瓦蒂的丈夫,陶菲克早就已加入了印尼民主党。梅加瓦蒂的加入无疑给印尼民主党带来了祝福。这不仅增加了干部的信心,而且,梅加瓦蒂作为建国元勋的女儿的魅力,被认为在选举中与印尼民主党选票和席位的增加呈正相关。

在1987年的竞选活动中,梅加瓦蒂积极参与了该党的公开论坛,这在当时成为对苏加诺形象的渴望的大众吸引力。结果,印度尼西亚22个省份的印尼民主党选票有所增加,其中一些省份甚至能够超过团结建设党的选票。当然,1987年的选举以印尼民主党的辉煌结束,因为,席位大幅增加到40个(10%),比1982年的24个席位增加了16

个席位。梅加瓦蒂的出现导致了印尼民主党选票的增加,结果引发了新秩序政党的不适。这不仅与梅加瓦蒂当选为1987-1992年期间议会、人协议员有关,而且,她当时还担任印尼民主党雅加达中区地方委员会主席的结构性职位,可能会引发滚雪球效应的支持,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增加印尼民主党的选票。在1992年的选举中证明,印尼民主党的仍在继续壮大,印尼民主党席位显著增加到56个席位(14.89%),比1987年的选举增加了16个席位,1987年的选举增加了40个席位,同时,使梅加瓦蒂在1992-1997年服务期间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人协委员。

意识到梅加瓦蒂对印尼民主党的影响,基层干部、地方行政人员和党内精英的支持开始有机地出现,将梅加瓦蒂推荐至印尼民主党的领导层。1993年12月,梅加瓦蒂通过在泗水市举行的全国大会,最终被当选为印尼民主党总主席。然而,梅加瓦蒂当选为印尼民主党总主席,却引起了对新秩序威权主义的愤怒。原因不仅与选举中的选票的潜在增加有关,这可能会威胁到从业党作为执政党的存在,而且会提高苏加诺支持者的热情,因为他们因苏哈多政权发起的去苏加诺化政策而变得冷漠。去苏加诺化是新秩序政府的一项政策,旨在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记忆中削弱苏加诺的形象。当时的新秩序政权开始采取行动,以期削弱不断扩大的梅加瓦蒂的影响力。政府对印尼民主党干预的分裂行动导致出现1996年6月在棉兰市举行的特别大会。当时,梅加瓦蒂没有被邀请出席大会。亲梅加瓦蒂的干部被禁止进入会场,当时获得苏哈多政府支持的苏雅迪顺利当选为印尼民主党总主席,以取代梅加瓦蒂。

梅加瓦蒂表达了拒绝特别大会结果的态度,并选择留在雅加达中区迪波尼格罗大街(Diponegoro) 58号的印尼民主党总部大楼。为此,苏雅迪非常不高兴,公开支持苏雅迪作为合法总主席的新秩

序政权,也参与了强行夺取印尼民主党总部大楼的企图。1997年7月27日,苏雅迪支持者袭击了印尼民主党总部,后来,被称为7月27日骚乱(Kudatuli),造成5人死亡、149人受伤和23人失踪的血腥悲剧中,肢体冲突的是不可避免的。梅加瓦蒂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所有亲政府的全国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诋毁梅加瓦蒂是骚乱的煽动者和破坏者。

政府随后授权苏雅迪领导的印尼民主党作为1997年选举的参与者;作为印尼民主党总主席,梅加瓦蒂感到有责任,她并没有放弃新秩序政权对她不公平待遇的命运。梅加瓦蒂开始安慰仍然忠于她的印尼民主党的领导层和干部,并克服了对新秩序政府的镇压态度。所有恐惧、威胁、言语暴力、欺辱、侮辱无休止地袭来,梅加瓦蒂表达了抵制1997年选举的立场。梅加瓦蒂抵制选举的勇气无疑是一场冒着巨大风险的大赌注。梅加瓦蒂之所以被政府视为叛国者,是因为公开否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而,突出印度尼西亚民主状况的巨大民众支持,以及国际关注最终产生了对梅加瓦蒂的同情。梅加瓦蒂当时的身影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的政治女性,而是变成了反抗新秩序政权的象征。梅加瓦蒂对苏哈多政权的公开抵抗的影响,最终激发了反对新秩序威权主义的更大规模的民众抵抗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运动。

1998年5月21日,苏哈多辞去总统职务后,印尼正式进入改革时期。改革的初步议程之一是尽快举行选举,以努力通过新政府加快法律、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议程。在1999年大选之前,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民主党终于重新表征了印尼民主党的名称,由1999年2月15日起,将党的名称改为印尼斗争民主党,更换党徽,并宣布党的奋斗宣言,以完善斗争目标。

在1999年共有48个政党参加的选举中,印尼斗争民主党最终以33%的全国选

票或国会总共462个席位中的153个席位成为冠军。但不幸的是,在同年在人协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梅加瓦蒂输给了由中轴联盟携带的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古斯特尔)。此外,在人协的副总统选举中,梅加瓦蒂当选为副总统。因此,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组合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和副总统。

执政两年后,2001年出现了一种政治动态,要求古斯特尔下台。根据宪法,梅加瓦蒂最终晋升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直到2004年。在梅加瓦蒂领导印度尼西亚总统期间,她建立了政治和法律机构,由司法委员会的成立,宪法法院的建立开始,直至2004年选举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

在2004年的选举中,印尼斗争民主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不得不成为选举的第二高票得者,即109个席位(18.53%)。这种情况是由梅加瓦蒂政府采取的许多不受欢迎的政策造成的。印尼斗争民主党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有五对总统候选人参选。梅加瓦蒂-哈沁·穆扎组合在2004年总统大选第二轮中输给了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2009年的选举中,在印尼斗争民主党成为政府的反对党的过程中,印尼斗争民主党的选票继续下降,只有95个席位或14.5%。与2009年总统大选结果直接相关的是,梅加瓦蒂-普拉波沃组合在2009年总统大选中也输给了时任总统苏西洛,苏西洛是与布迪奥诺诺联合参选。在2009年总统选举中失利,对梅加瓦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最终决定将印尼斗争民主党转型,以求党的生存。然后,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选举中,开始通过领域斗争来产生有质量的印尼斗争民主党干部。从那时起,梅加瓦蒂就将印尼斗争民主党的干部推举为地方领导候选人。

由纳朗(Teras Narang)于2010年被推举为中加里曼丹省长候选开始,随后,佐科维

在2012年雅加达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参选;爱芬迪(Efendy Simbolon)在2013年北苏门答腊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里克(Rieke Pitaloka)在2013年西爪哇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戈奈里斯(Cornelis)在2013年西里曼丹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甘贾尔在2013年中爪哇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普萨约卡(Pusayoga)在2013年巴厘岛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庞邦(Bambang DH)在2013年东爪哇地方选举中被推举为省长候选人等。

梅加瓦蒂选择在地方选举中提拔自己的干部,据信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照顾文化选民和扩大网络,以增加印尼斗争民主党的新的忠实选民,从而恢复该党在政治独立格局中的尊严。

在2014年的选举中,印尼斗争民主党在许多战略性选区赢得干部后,在国家政治版图上获得了过剩的优秀干部。其影响是,印尼斗争民主党再次获得信心,成为2014年地方立法选举的赢家,在国会中获得了18.95%的席位或109个席位。不仅如此,印尼斗争民主党推举的两个人物,即佐科维-尤素福·卡拉当选为2014-2019年总统和副总统。

在2019年的选举中,印尼斗争民主党继续取得成功,再次以19.33%或128个席位成为立法选举的获胜者,佐科维在马鲁夫·阿敏的搭档下连任2019-2024年总统和副总统。

2024年的选举可能是对梅加瓦蒂作为印尼斗争民主党总主席的领导能力的最严峻考验之一。这不仅关乎实现像前两次选举那样赢得总统大选的三连任目标,而且,关乎如何在2024年大选后保持党的廉洁性。原因当然与印尼斗争民主党最优秀的干部之一,即佐科维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佐科维在政治上通过其大家庭的政治选择与印尼斗争民主党建立分界线。例如,凯桑选择加入印

尼团结党,女婿勃比(Bobby Nasution)宣布支持普拉波沃-吉布兰组合,以及佐科维的长子吉布兰决定选择成为普拉波沃的副手参选,直接对峙印尼斗争民主党的甘贾尔-马福福组合。

这种情况肯定会影响印尼斗争民主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佐科维的个人品牌几乎与印尼斗争民主党密不可分。然而,作为一个在印度尼西亚每次选举中都面临各种政治动态的老牌政党,印尼斗争民主党似乎能够在袭击内部组织的政治风暴中恢复平静。原因不仅在于印尼斗争民主党迄今为止在组织管理方面的成功,因为它通过培养干部、意识形态和组织成功地坚定了党的身份,而且,还与印尼斗争民主党的总主席梅加瓦蒂的存在有关,以保持党的精神,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作为领导者。

梅加瓦蒂是民族和国家杰出的政治家。她是一位勇敢的政治女性,精神矍铄,善于领导印尼斗争民主党,影响政治动态的主流。在新秩序时期(1967-1997),梅加瓦蒂选择了一条大胆的道路,直接与印度尼西亚最有权势的人苏哈多正面交锋。改革后,梅加瓦蒂让给两个毫无苏加诺血统的民族儿女,即佐科维(2014年与2019年)和甘贾尔(2024年)通过其政党参加总统选举。虽然,梅加瓦蒂大可以自己参选,也可以在总统选举中推选其家属。

梅加瓦蒂实际上是影响政治斗争的年轻政治家的榜样;她把自己的头像棋子一样公开地放在棋盘上;梅加瓦蒂有时将自己定位为棋子、马、大象、堡垒或国际象棋游戏中的部长,但是,我们未曾看过她要求所有棋子来保护其王位。她总是自己面对它,因为,对于梅加瓦蒂来说,必须保护的是宪法、人性、民族性和多元化。

祝贺印尼斗争民主党建党51周年!

原载2024年1月10日

《罗盘报》官网 译者:亮剑

椰風星雨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期间,虽然很多国内民调机构都把第二号总统候选人的普拉波沃-吉布兰组合列在首位,甚至还有政客预测只需一轮投票就能胜出。只有澳洲的Roy Morgan民调机构仍看好甘贾尔-马福特组合,少数政论员认为三组候选人差距不大,将会两轮投票。

虽然赞声不绝,但普拉波沃-吉布兰阵营可能并不踏实。辩论会前夕,佐科维总统在雅加达门登(Menteng)区与普拉波沃单独会面,却让照片外流,透露难以捉摸的玄机。

《罗盘网》于1月7日报道,全国普选委员会(KPU)主席哈辛姆(Hasyim Asy'ari)向记者们说,这轮总统竞选辩论会,候选人的位置稍有调整。“经过与总统候选人团队讨论,作出相关决定。”在这场辩论会中,不再顺序让第三组候选人站在最右边。

在之前举办的两次辩论中,台上面向观众的最左边是第一组的阿尼斯-穆海民组合,中间的位置是第二组的普拉波沃-吉布兰组合,最右边才是第三组的甘贾尔-马福特组合。

当晚的辩论会,甘贾尔站在中间,与普拉波沃之前的位置调换,阿尼斯仍在左边。

观众席也做了调整,让各组的候选人能直接面向坐在

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新看点

前列的助选团及支持者。斜站在右边的普拉波沃能看到大厅左边欢呼的支持者。中间的甘贾尔则面对坐在大厅中部的拥护者。左边的阿尼斯,其支持者聚在大厅的右边,靠近普拉波沃站台的地方。

哈辛姆解释,在史纳延体育馆(Istora Senayan)举行的这场辩论会,哪个组合轮到最先致辞表述的机会,就被普选委员会安排站在讲台中央。“就如刚才发表讲话的顺序,所以位置的安排是根据讲话的先后,这是与各组竞选团队交流后作出的决定。”

印尼CNBC网消息,辩论会将于印尼西部时间晚上七点开场。各组候选人将针对国防、安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相关的辩论。国防安全本应是现任防长普拉波沃的强项,但是他因资料不全、应对欠妥,成为辩论的焦点;购买二手国防装备(Alutsista)成了“沙包”,阿尼斯趁机给普拉波沃的国防部“差评”。

甘贾尔则透露有飞行员对二手战机的质量存疑,而且是陌生的机型,担心会造成空军无谓的损失。并询问国防部“最低本质点”(Minimum essences point)为达不到预期的79%指标。普拉波沃托词资料不确实,把话题转到国会、财政部及新冠肺炎;认为购买

二手战机应重视其使用寿命,还举例苏卡诺时代的军备都是二手的。普拉波沃表示有些资料不宜公开,可以在辩论后另行讨论,但被两位候选人坚定地拒绝了。

阿尼斯紧追不放,揭露普拉波沃坐拥34万公顷土地,很多军人还要租房住;处理军购的中介公司是国防高层“内部企业”,更重提上一次争辩时的“伦理”热题。普拉波沃显然被惹火了,直指阿尼斯没有谈伦理的资格,暗示阿尼斯有难堪的历史账。并语含双关地说:“如果合理我会接受,但若是空谈(omon omon),我要怎样(kumaha)?”甘贾尔见两人争论不休而劝解:“希望我在中间能让左右边两个朋友冷静下来。”

多家媒体报道,当辩论结束后,阿尼斯与甘贾尔握手致意,同样,普拉波沃也与甘贾尔握了手,然而,普拉波沃并没有走向站在台面左边的阿尼斯,反而走向右侧,被其阵营的政党要员及支持者拥簇着。阿尼斯则站在原地与家人及支持者聚在一起。

事后,普拉波沃答记者对不与阿尼斯握手的提问说:“他不愿走到我这里。”“我的年纪比他大,我比他资深,好了。”而阿尼斯表示当时已看不到普拉波沃在台上。

在本场辩论会开幕前至晚上12点,民间的Drone Em-

prit公众网发布在其平台上进行的取样,机构领导人依斯迈(Ismail Fahmi)总称,阿尼斯被提及193.000多次,三号候选人甘贾尔得到147.000多次关注率,而普拉波沃仅被提及118.000多次。

该机构统计网民的论述,在三位总统候选人的问答中,阿尼斯所获得的积极情绪高达90%,其次是甘贾尔得77%,而普拉波沃仅获24%。在网络舆论区,阿尼斯的弱点是其身份政治,及与非法激进团体的暧昧关系。普拉波沃的话题则围绕在与佐科维的密谈、一次投票胜选及武装部队的中立性,还有关于他侵犯人权的负面报道。至于甘贾尔,更多谈起其支持者遭到群殴的事,还有他广征各界意见及走访底层民众的活动。

《罗盘网》于8日报道,周日的辩论进入第4部分时,阿尼斯向普拉波沃提问国防事务与伦理的关联。他对得到的答复并不满意,再次追究吉布兰以违背宪法伦理而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权益;被普拉波沃回怼指阿尼斯没有谈伦理的资格。此话一出,坐在第二排的投资部长巴利尔欢呼雀跃,重演在上次辩论会上的过火表现。之前,商业部长借分发福利辅助时,偏袒某候选人……让公务人员“保持中立”成为问号!

《点滴网》(Detik.Com)于9

日称,佐科维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后公开表示,辩论偏离了主题,更多是相互揭底、个人攻击。但专家评论,本期竞选辩论会的程序、内容与佐科维上两届竞选时雷同,并不违规。舆论质疑这是为第二号竞选组合“解围”。

网红政论员德尼(Denny Siregar)在视频讲话中说,甘贾尔在辩论中冷静分析、坚持实据、畅谈理念、不搞人身攻击,展示其领导风范,获得对手、来宾及民众的赞赏。

综观这场辩论会上唇枪舌剑、湍流险滩……还有台前幕后、柳暗花明的解析评论,请大家在可信的主流媒体上浏览,广征博引。本文仅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看点”。



漫点南洋 新年进步 傅维典